

佛经故事对我国中古时期小说的影响

陈美云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教育技术系 广东江门 529000)

摘 要：佛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古时期的隋唐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鼎盛时期，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佛经故事对中古小说的影响在于中古小说照搬佛经故事稍加增删；模仿佛经故事进行改编；渗透佛教文化创造编写；模仿佛经故事形式创作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佛经故事；中古小说；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96(2010)05-0056-04

古代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佛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古时期的隋唐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鼎盛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佛经中优美的文学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对中古时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文化对中古小说的影响是与我国小说的萌芽阶段的魏晋时期同时起步的。我国中古时期小说受印度佛经故事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照搬佛经故事稍加增删

例如南朝宋人刘敬叔的《异苑·鸚鵡救火》(后又收于《幽明录》中)：

有鸚鵡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鸚鵡自念：“虽尔，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日，山中大火，鸚鵡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明抄本“意”作“竟”。)对曰：“虽知不能，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1]。

《旧杂譬喻经》卷上第二十三则85(三国吴太元元年，公元251年)康僧会所译：

昔有鸚鵡飞集他山中，山中百鸟禽兽转相重爱，不相残害。鸚鵡自念：“虽尔，不可久也，当归耳！”便去。却后数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鸚鵡遥见，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飞上空中，以羽毛间水洒之，欲灭大火，如是往来。天神言：“咄！鸚鵡，汝何以痴？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水灭乎？”鸚鵡曰：“我由知而不灭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鸟禽兽皆仁善，悉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则雨灭火也^[2]！

刘敬叔的“鸚鵡救火”只对原佛经故事稍加精减，故事的细节、缘由、结局均照搬《旧杂譬喻经》。

《旧杂譬喻经》对此故事另有一变体，见于《宣验记》：

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濡羽，飞故灭火，往来疲乏，不以为苦。

这里只是把鸚鵡换成了雉，这个以雉为主的故事，也来自印度。《大智度论》卷十六就有此故事。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六，拘尸那揭罗国：“精舍侧不远，有牵堵波，是如来修菩萨行时，为群雉王救火之处。”这里说的也是雉王。

鸚鵡灭火故事的传播，一直到清周亮工的《栋园书影》第二卷又出现了此故事：

昔有鸚鵡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你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其他又见于《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上、《杂宝藏经》卷二、《大宝积经》卷八十等。

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吐纳女子的故事，也是源于《旧杂譬喻经》：

续齐谐记·阳羡鸚鵡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鸚鵡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鸚鵡并坐，鸚鵡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饌。……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得一女子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

收稿日期：2010-02-18

作者简介：陈美云(1964-)，女，江西九江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借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3]。

现成语“鹅笼书生”，出自故事，形容幻中生幻，变化莫测。历代的笔记小说，如《酉阳杂俎续集》、《太平广记》、《艳异编》等均有引用。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独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酉阳杂俎》云，‘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遂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赏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所云释氏经者，即《旧杂譬喻经》，吴时康僧会译，今尚存；……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4]

取于同样佛经故事的，还在晋人荀氏写的《灵鬼志》。《灵鬼志》记载了一个人走入笼中的故事，荀氏明确指出：“有道人外国来。”即这个故事来自外国(即印度)。到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

灵鬼志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师，即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语担人云，“吾步行病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之云，“自可耳。”……即入笼中，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既行数十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食未半，语担人“我欲与妇共食”，即复口吐出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妇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无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夫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内口中，次及食器物……^[5]

二 模仿佛经故事进行改编

在模仿佛经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如唐人李复言的传奇小说《杜子春传》是模仿佛教“烈士池”的故事编写的。

西域记七卷六页云：施鹿林东行二三里、至罕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步。一名救命。又谓烈士。闻诸先志曰：数百年前有一隐士，于此池侧，结庐屏迹，博习技术，究极神理。能使瓦砾为宝，人畜异形。但未能驭风云，陪仙驾。阅考古，更求仙术。其方曰：夫神

仙者，长生之术也。将欲求学，先定其志。筑建坛场，周一丈余，命一烈士，信勇昭著，执长刀，立坛隅，屏息绝言，自昏达旦。求仙者中坛而坐。手按长刀，口诵神咒，收视反听，迟明登仙，所执铎刀，变为宝剑。陵虚履空，王诸仙侣。执剑指麾，所欲皆从。无衰无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访烈士。营求旷岁，未谐心愿。彼于城中，遇见一人，悲号逐路。隐士睹其相，心甚庆悦。即而慰问。何至怨伤？曰：我以贫窶，佣力自济。其主见知，特深信用。期满五岁，当酬重赏。于是忍勤苦，忘艰辛。五年将周，一旦违失。既蒙笞辱；又无所得。以此心，悲悼谁恤。隐士命与同游，来至草庐。以术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人沐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钱遗之曰：尽，当来求；幸无外也。自时厥后，数加重赂，潜行阴德，感激其心。烈士屡求效命，以报知己。隐士曰：我求烈士，弥历岁时。幸而会遇，奇貌应图。非有他故。愿一夕不声耳。烈士曰：死尚不辞；岂徒屏息。于是设坛场，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昏。昏暮之后，各司其务。隐士诵神咒。烈士按铎刀。殆将晓矣；忽发声叫。是时空火中下，烟焰云蒸。隐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难。已而问曰：诚子无声，何以惊叫。烈士曰：受命后，至夜分，昏然若梦，变异更起。见起事主躬来慰谢。感荷厚恩，忍不报语。彼人震怒，遂见杀害。受中阴身。顾尸叹惜。犹愿历世不言，以报厚德。遂见托生南印度大婆罗门家。乃至受胎出胎，备经苦烟。荷恩荷德，尝不出声。泊呼受业冠婚丧亲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语。宗亲戚属，咸见怪异。年过六十有五；我妻谓曰：汝可言矣。若不语者；当杀汝子。我时惟念已隔生世；自顾衰老，惟此软子。因止其妻、令无杀害；遂发此声耳。隐士曰：我之过也。此魔烧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愤恚而死。免火灾难，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谓烈士池^[6]。

《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传》：

杜子春者，周、隋间人。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亲故之故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徙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子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侯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

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竹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对，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如故。不三四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

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松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旅棹，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啸于二松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耳，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

道士适去，而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来，呵叱之声动天，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余，人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拔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催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恚怒而去。俄而猛虎、毒蛇、狼、狮子、腹蛇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沱，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散。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刃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叉取置之镬中。”又不语。因执其妻来，淬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语。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帔，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望君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子春终不顾。将军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铍碓，从脚寸寸坐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

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术乎？”促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磔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林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针灸医药之苦，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济，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相狎，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者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尔。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卒，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舍，屋室俱焚。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

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

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7]。

烈士池的故事见《大唐西域记》卷七，内容大致是说，有个隐者在烈士池旁边结庵，筑坛作法，求一个烈士，很久没有得到。后来遇见一个烈士，于是送给他金银五百，嘱咐他用完了再来取。往复几次之后，烈士要求效命，作为报答。隐者说没有其他要求，只希望他一夜不出声。烈士慨然应允，于是受命拿着长刀站在坛旁。隐者念咒作法，到天快亮的时候，烈士忽然惊叫，因而火从空中下来。隐者赶快引烈士到池中避难。后来问烈士何以出声，烈士说夜里看见许多可惊可怕的幻景，都没有动摇，最后看见自己的儿子被杀，心中不忍，所以失声。

《杜子春传》的情节与此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换成中国的背景和人物，说是一个人名叫杜子春的富家子弟，不务正业，耗完家产，亲友异常厌恶他。有一天他走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人铁冠子，老人给了杜子春三百万钱，但不到两年杜子春就把三百万花完了；后来，他又碰到这位老人，老人又给他一千万，他又再度花天酒地，把钱用尽。最后老人又给他三千万，杜子春这次将三千万用于布施，看破物欲。后来杜子春随着老人往昆仑山上炼丹，老人警告他，不管遇到何人、何物、何事，都不得开口，杜子春前后通过了山神、猛虎、妖女、雷电风雨等四关考验，最后却过不了母亲被牛头马面折磨这关。最后老人出现，劝杜子春打消学仙的念头，并送他一把锄头，要他好好做个农夫。

“杜子春”一篇，将佛教化的地狱景象描述得淋漓尽致，令人毛骨悚然、望而生畏，充分表现了佛教中断爱成仙，忘却人间七情六欲，则方得道成仙的道义。由此也可看出佛教地狱说之盛行于当世。这个故事情节对后来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例如《醒世恒言》中的《杜子春三入长安》，清人戏曲《广陵仙》和《扬州梦》，都是演述这个故事的。

三 渗透佛教文化创造编写

佛教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统治者极力推崇，官僚士大夫成为从事弘扬佛法的小说创作主要力量。

佛教强调万法皆空、万事随缘、三生三世、因果业报、三界六道等观念，已经深深渗入到中古时期的小说创作当中，众多的作品突出地表现了上述思想。

东晋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东晋王琰《冥祥

记》多写与佛教有关的故事，是较有代表性的宣佛小说。

曹萌先生在“西游记宫”、“专业论坛”中“《西游记》创作模式的整合性特征”一文中概括，东晋陶渊明的《搜神后记》，所记录的佛家故事可分为三类。一是佛门灵迹与感应，有“比丘尼”、“沙门竺昙”等；二是杀生、负恩得恶报，有“土人周氏”、“顾需”和“黄精”诸条；三是放生得善报故事，有“军人放白龟”、“宗渊放龟”等^[8]。

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幽明录》多写与佛教有关的故事。如杀生得恶报的“谢盛”、“桂阳君老翁”和“巫师舒礼”；学佛修行得神通的“石勒问佛图澄”、“陈相子”、“李巫”及“姚泓”等。

唐传奇中蒋防的《霍小玉传》，佚名《冥音录》，牛僧孺《张佐》，李复言《张逢》、《薛伟》，袁郊《圆观》、《红线》等，都表现了佛教六道轮回、三世果报的观点。

唐人传奇小说沈既济的《枕中记》，叙述唐玄宗开元七年，有个名叫吕翁的道士，因事到邯郸去。他长年修道，掌握了各种神仙幻变法术。有位叫不得志卢生的书生京城赶考归来，功名不就，垂头丧气，旅经邯郸，在客店里遇见吕翁，卢生自叹贫困，述说建功立业的抱负。道士吕翁取出一瓷枕头让他枕上。卢生倚枕而卧，即入梦中。先娶美女，后中进士，屡次升官，多子多福，尽享荣华富贵。80岁时，久病不愈，终于死亡。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原来是美梦一场，店主人蒸的黄粱饭（小米饭）还没熟哩！

小说以虚幻的象征来描写功名利禄及人生的幻灭，给热中于功名者以强烈的讽刺。唐传奇中《南柯太守传》、《李章武》、《杜子春》等也反应了此类主题。

四 模仿佛经故事形式创作

佛经故事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散文中掺杂着韵文的成分，佛经一般是散文和韵文融合交替。经中直说义理的散文名叫“长行”，长行之后，重述长行内容的诗歌名叫“重颂”，此外还有不依长行而独立叙说义理的诗歌，名叫“偈颂”。重颂和偈颂都是韵文，也有少数是通篇使用韵文。正统的讲经，讲唱结合，正适合佛经的这种体裁。隋唐以后的小说大都是模仿佛经故事说唱交替、韵散结合。

《搜神记》卷16中《紫玉歌》，韵文成为小说中最感人之处。紫玉所唱“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意欲从君，谗言恐多。悲结成疾，汲命黄泉。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曰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迹，何曾暂忘”一曲，运用四言体韵文书写而成，感情悲怆，激越动人，一个忠于爱情，深情而又忧郁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唐传奇作品大都穿插了韵文。如张鷟的《游仙窟》就是用散文韵文交替的形式写的，全篇共用诗77首。《游仙窟》写作者与十娘、五嫂互吟对答，加上仆人与婢女参与，小说很大一部分成了诗歌联唱。作者对自己与女性缔结良缘及依依不舍的过程，都以“对歌”为手段，进行详细表现。其中有些诗歌句式自由，语言活泼。

唐传奇中插入较多诗歌的作品还有：《步飞烟》十一首，《李章武传》八首，《周秦行纪》七首，《莺莺传》五首，《郑德磷传》五首。

小说中穿插韵文，可以说是佛教小说流行下来的产物。情感动人的韵文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相结合，对表现人物的心理、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等，意义重大。如元稹《莺莺传》中“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结合人物心理写景，清新动人，形象鲜明。

参考文献：

- [1]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CD].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搜神记，卷十六.
- [2] 孙昌武，李康扬（译者）. 杂譬喻经译注（4种）[M]. 北京：中华书局，2008：42.
- [3]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CD].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续齐谐记.
- [4]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49-50.
- [5]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CD].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子部，释家类，法苑珠林卷七十六.
- [6]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CD].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史部，地理类，外记之属，大唐西域记卷七.
- [7]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CD].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古今说海，卷三十.
- [8] 曹萌. 《西游记》创作模式的整合性特征 [ol] <http://www.xyjg.com/0/21/caom/21-caom003.htm>.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Stories on China ' s Medieval Novels CHEN Meiyu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Jiangmen Polytechnic, Jiangmen Guangdong 529000, China)

Abstract: Buddhist culture enjoys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meanings. Buddhism was brought into China in its heyday of the medieval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had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stories on the Middle Ages novel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a little additions and deletions from Buddhist stories, adaptation by imitation of Buddhist stories, creation by means of the Buddhist culture and the form imitation of Buddhist stories.

Keywords: Buddhist stories; China ' s medieval novels; Influence